

国际安全治理视阈下的新型国际关系：理想与现实

刘丹

[摘要] 国际安全治理是中国学界近年推出的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念、国际政治话语。国际安全治理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密切关联。中国提出的国际安全治理理念与新型国际关系，较之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有四点不同，包括坚持相互尊重原则、平等原则，在重大国际事务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持摒弃传统的“弱肉强食”法则；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反对富国剥削穷国、主张按公平公正原则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坚持和平、合作、共赢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安全，反对冷战思维、反对扩军备战和结盟活动；坚持开放原则，在开放中实现“五通”，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中国之所以倡导“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倡导国际安全治理理念，是因为全球化时代产生了各种全球性问题，需要站在全球高度解决之，而西方倡导的经典国际关系理念和安全理念已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中国长期受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之害，寄望于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安全治理理论。

[关键词] 新型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安全治理

[作者介绍] 刘丹，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非传统安全、非政府组织及国际安全合作等问题。

A New F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Ideal and Reality

Liu Dan

【Abstra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is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ncep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iscourse coined by Chinese academics in recent years. This term is closely related to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new f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tc. There are four different points between China’s view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its new f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lassical theori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s view includes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respect and equality, it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achieving shared growth through discussion and collaboration”, to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law of the jungle”. China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opposes the rich countries in their exploitation of the poor ones, and stands for the idea of solving global problems in a fair and just way.

China stands for peace, cooperation and win-win, the maintenance of world peace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opposes cold war mentality, arms race and military alliance. China sticks to its opening-up policy and promotes policy coordination, facilities connectivity, unimpeded trade,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bonds. China is advocating the ideas of “a new f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due to the fact that globalization has produced various world-wide problems. These problems call for global solutions. The classical philosoph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of the West are not enough to offer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long been confined by the class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so it has to look forward to the theories on a new f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Keywords: a new f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Author: Liu Dan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She focuses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国际安全治理是中国战略界、学界近年推出的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概念、也是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念、国际政治话语。国际安全治理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密切相关。本文拟从国际安全治理的视角，探讨什么是新型国际关系、为什么要倡导“新型国际关系”、为什么恰恰是21世纪的中国倡导“新型国际关系”，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安全治理的关联性。

一、新与旧的比较

中共“十九大报告”直接论述对外政策的内容虽然不过2000余言，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积极回应。正是在这2000余言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什么是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为何、以及如何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行了全面阐述。

中共“十九大报告”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在何处？这可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与西方主导的“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模式的新旧对比中得到解释。

近代以来延续数百年之久的经典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源出于美欧等西方国家，以其为蓝本构建的国际体系也主要由以美欧等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这种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国际体系，不但反映的是美欧等西方国家狭隘的利益诉求、其意志以及其实

力，也折射出其狭隘的价值观、国际观及其国际行为模式。

从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订立开始，国际社会进入威斯特伐里亚体系时代，此后又有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构建。在这一持续数百年之外的大时代，大国侵略小国、强国侵略弱国、西方侵略非西方，构成了国际关系史的主线，其关键词是“殖民化”、或者叫“殖民时代”。大体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欧美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沦为了美欧殖民地，只有中国、奥斯曼帝国、埃塞俄比亚等少数国家尚未沦为殖民地，但它们也不断丧失领土与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因此，把19世纪末以前的300年国际关系史称作殖民时代不会有太大的争论。当然，西方也有人将之美化为“全球化时代”、“工业革命时代”、“大航海时代”、“西方文明扩张时代”等等，但没有人能否认其“殖民时代”本质。

容易引起争论的是如何看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在威斯特伐里亚时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中所据有的地位及其性质。列宁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帝国主义战争和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列宁以后的苏联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反法西斯战争、强调其民族解放战争性质。对这些苏联式观点，中国一直赞成、且迄今为止仍然赞成。美欧有人把两次世界大战视为同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不同阶段，如沃勒斯坦。大体而言，美欧主流是按基督教教义中正与邪的逻辑定性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奥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日意代表邪恶、与之对立的另一方则代表正义。然而，无论是威廉德国为首的德奥同盟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以希特勒为首的德日意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最初的主要动因都是为了争夺殖民地、都是为了通过打败英法美等殖民帝国、重新瓜分殖民地。就此而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殖民时代”战争的一部分，是殖民时代的尾声。在这一时代，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国际制度总体上是由经典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丛林法则”主导的。

1945年以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及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单极时刻”，确实与殖民时代不同，世界从此确实走出了殖民时代。但是，代之而起的是“霸权时代”。二战后的美苏争霸导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美国的“单极统治”导致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恐怖主义在全球泛滥成灾。总之，“霸权时代”的世界仍不安宁，仍然充斥着“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充斥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安宁。

概而论之，由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旧式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经典”国际关系和国际制度，自始至终贯穿的是“丛林法则”、“暴力无限制使用”、“弱肉强食”、“强者为王”、“赢家通吃”。依据“丛林法则”，实力、武力、结盟、均势、以战争为贯彻国家政

策的工具、侵略扩张、殖民掠夺、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先进欺负落后、西方欺负非西方、国际经济政治规则的种种不公平、不公正，就成为近代以来维持数百年的“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也主要是论证这些原则、法则以及行为方式和国际关系模式的合法性、合理性。其结局必然是国际不公平、不公正、必然要加剧国际矛盾和国际冲突，直到爆发大规模国际战争与冲突。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以美欧等西方国家为主要打击对象的大规模国际恐怖袭击等之所以不断发生，都与这种“经典”的西式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模式以及国际制度的不公正、不平等密不可分。

二、四大差异

与西方倡导、主导的“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制度与国际关系模式不同，由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否定“丛林法则”，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中共“十九大报告”分析说，世界充满了挑战，包括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分化严重、恐怖主义泛滥、地区动荡、以及传染性疾病蔓延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等，并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这些挑战，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求安全。报告因而明确提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下，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较之经典的、由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有四点不同。一是坚持相互尊重原则、平等原则，即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不论先进落后、也不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都要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处理好相互关系，在重大国际事务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持摒弃传统的“弱肉强食”法则；二是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即坚持国际正义，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富国剥削穷国、主张改造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制度、按公平公正原则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中国并将以身作则，不但要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中国自己也不会因为强大而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三是坚持和平、合作、共赢原则。即维护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安全，反对“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模式中以战争为贯彻国家政策工具的战争思维、冷战思维、反对扩军备战和结盟活动，坚持国家间关系“结伴而不结盟”。坚持各国相互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在国际合作中实现繁荣、发展和各国的根本利益；四是坚持开放原则，在开放中实现“五通”，包括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中国并以坚持推进“一带一路”为抓手，用实际行动促进世界更加开放，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求、推动全球化向健康、积极、造福于人类的方向前进。

三、中国为什么再“扛旗”？

最早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论述见之于一些中国学者。早在2013年前后，中国学者继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久，开始陆续提出有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若干理念，《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就曾刊载过一组有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文章。不过，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写进中共全体大会报告，则是第一次。

中国为什么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倡议？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

理论产生于社会实践与社会需求，是社会实践与社会需求驱动理论创新而不是相反。中国站在21世纪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站在人类如何通过合作共赢、共同应对21世纪各种全球性问题，促进全人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高度，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换言之，是大时代呼唤大理论、呼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呼唤中国扛起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大旗，积极施为。

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人类也面临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举其荦荦大端，包括环境气候恶化、资源匮乏、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流行、发展不均衡、难民无序流动、自然灾害频发、恐怖主义恶性发展、跨国犯罪流行、毒品泛滥、核生化武器扩散、军备竞赛死灰复燃，等等，不一而足。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单极”统治的失败表明，由西方主导构建的“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及由其派生的国际制度，不但不能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反而因其“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理念、“霸权主义”理念，造成“以邻为壑”大行其道，甚至加剧全球矛盾、造成全球新的分裂、对立。特朗普上台后搞的“美国优先”那一套，就加剧了全球矛盾。显然，要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只能诉诸于世界各国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平等协商，以合作求共赢。

四、任重而道远

中国之所以站在21世纪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了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不仅是中国有这样做的需求，中国也有这样做的能力与资格。

中国是传统西式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受害者。近代百年，中国因发展滞后、屡遭列强欺负，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几至亡国灭种。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痛苦经历，是广大非西方国家数百年来饱受经典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国际制度之害的缩影。当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艰辛劳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以后，中国当然会要求摒弃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中的糟粕部分，当然要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不论种族民族，都要平等相待，平等协商。中国不能容忍“弱肉强食”的历史悲剧重演。

同时，中国也有资格、有能力、有需求推动世界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是能力，中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不久的将来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二是威望，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之一，历史上中国没有对别国搞“弱肉强食”，即使在中国最强大的“汉唐盛世”，中国也没有按西方倡导的“丛林法则”对外搞殖民侵略。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天下为公”，中共十九大文件倡导的国际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能取信于世界。近年中国外交“走出去、请进来”所取得的成就，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响应、亚投行得到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性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进联合国文件等，也证明中国国际威望高，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有国际基础。三是需求，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息息相关，中国需要在全世界开放、合作以及中国自身对世界各国开放、与世界各国合作中实现发展。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不但是中国的一份“大国情怀”和国际担当，也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利益。

当然，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一定会有不少艰难曲折。同时，中国只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倡导者，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远非中国一国之力所能完成。要真正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包括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尤其需要广大非西方国家，以及在国际上有实力、有影响、有理论根基的美欧等国家积极参与其中，通过理念革命、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通过不断实践、不断克服困难，才能最终达到目标。